底气

周克希

很多年前,我还在华东师大数学系任教的时候,从学校图书馆借了都德的小说《不朽者》,业余试着翻译。幸运的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请教郝运先生,有时还可以把译稿送去,由他批改点评。记得刚译了没几页,就遇到一段让我心里有些发怵的文字。主人公阿斯蒂耶讨厌每周上门打蜡的工人,躲进书房上面的小房间,光线是从下面的玻璃窗射进来的。这个奇怪的格局,让我懵了许久,我弄不懂一个房间的光线怎么会是从下面射进来的。后来在郝先生的指点下,我还算顺利地把这段文字译了出来:“他只好躲进书房顶上的阁楼里……光线是从朝着院子的、下面的大玻璃窗的上半截圆拱形部分透进来的。这样一来,等于墙上有了一扇像栽培柑橘的温室里的那种矮玻璃门,在它前面辛勤工作的历史学家,从头到脚都可以让人看得清清楚楚……”这套住宅曾经是很豪华的,天花板很高,如今主人落魄了,在圆拱形的大玻璃窗拦腰处盖了个阁楼,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文字上有纠结,有时症结在文字之外。花点功夫把事情弄个明白,看似费了时间,实则有了底气。

《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第二个中篇《巴斯克维尔猎犬》,故事的背景是一个moor地区。较早的译本中,moor有译作沼地的,也有译作沼泽地、泥炭沼泽地的。估计译者都是用了词典上的释义。其实,小说里说的这片moor,在第三章“疑点”中有一段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片moor的中间是巴斯克维尔庄园。以它为中心,方圆五英里内有稀稀拉拉的几处民居:莱夫特庄园,博物学家斯泰普顿的寓所,以及两处农舍。再过去十四英里,则是王子镇监狱。试想,倘若整个区域是一片沼泽,这些庄园、寓所和农舍能建造起来吗?看来这个moor,译作“旷野”才比较靠谱一些。

闲读抄

保持与这时代的距离

黑楠小饭

黑楠:

您好。我这边已经是凌晨两点,老师那边天应该快黑了。经常在朋友圈看到老师在国外的生活,很像一个英国绅士——我是说黑楠老师的生活充满绅士的元素,有那个味道。

我最早记住黑楠老师,应该和很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是在电视机上。那会儿大家还看电视机呢,看《快乐女声》,用只能发短信的古旧手机给心爱的歌手投票。在节目中,黑楠老师的专业能力和对选手的严格态度都让我记忆犹新。写信给老师,我想诉说和询问的也是关于这些。主要是关于音乐,捎带一些生活随想。

昨天下午,我的同学群——里面都是所谓的“80后”,一群中年男人了——有哥们分享了一份歌单。我点开一听,可谓悦耳动听。虽说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歌曲,怎么这么好听。我经常感慨,这个时代怎么不再拥有“时代金曲”了?在我记忆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准确地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年年都会出来能被大家传唱的歌。自从mp3和网络飞快毁掉唱片业后,一切仿佛就真的结束了。所有关于音乐和电影的记忆,只剩下周杰伦和周星驰。周星驰先生也老了。我有不少同学是学医的,他们从学校毕业前要去各个医院的很多科室实习,有一位同学在精神科,他像是开玩笑一样告诉我们,在医院的精神科,无论患者得的是什么类型的精神疾病,我的同学,他被患者问到最多的问题都是:“你是怎么考进北大的?”他说,每次听到这样的问题,他就会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黑楠老师,你会有怀疑这个世界,怀疑一个时代真实性的那一刻吗?还有,我非常想知道黑楠老师,您对我关于音乐这部分感受的看法。

见字如面

期待您的回信。

小饭

※※※※※※※※※※

小饭:

早上好!一早起来的咖啡时间(coffee time)就看到你的信,颇为惊喜。惊喜于大众沉浸在数字媒体的时代,竟然还幸存着《查令十字街84号》式的美好。你的来函,令人相信这种美好不仅存在,而且不孤单。在伦敦查令十字街尽管周围书店林立,但84号原址已经改为一个麦当劳店很久了。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类似我这种“龟毛”的朋友?“龟毛”一词,似乎最早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有点较真,凡事讲求细节和仪式感,甚至有时令人觉得很难搞的。比方我练钢琴或者坐在工作台前准备编配一首新的乐曲之前,一定会先沐浴更衣,把工作室的灯光组合调到我觉得舒适,关上门窗屏蔽噪声,然后才能开始第一个音符。这个陋习后来扩散到其他方面,譬如准备阅读一本新书。我记得曾经在南肯辛顿的Water Stone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畅销书《Spy and Triator》,内容大致是关于一位克格勃双面间谍在英国MI6的帮助下,历尽艰险,终于携家小成功脱逃的故事。我穿上传统的风衣,戴着礼帽,点上一根雪茄,在秋天的落叶纷飞中坐在肯辛顿宫草坪前面某一张长椅上——据说是冷战时期间谍们的最佳接头地点,开始看这本书。

老实说,这种代入性习惯,虽然尽可能以不冒犯别人为前提,但是会产生距离感。英国人大多有这种保持距离的倾向。如你信中所说,绅士的元素是种外在的表现,其实骨子里,我更愿意相信韩炳哲在《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里对“尊重”的解释:re是“再”的意思,而specere是“看”。我想,尽力保持一种好的状态,是令人“再去看”才会有respect的可能吧。这可能是AI世界来临,人人都会是nobody之际,我作为一个60后的最后倔强吧。虽然也没什么意义,但好在生活里多了一点乐趣。

说到乐趣,绝对缺不了音乐和酒。那是情景记忆。你和你的朋友们感慨金曲时代不再来,我的情景记忆是:在90年代初的北京,那时一帮写歌的大学生经常聚会,有高晓松、沈庆等人,也有我。在北大或清华的草坪上,一箱大家凑钱买的燕京啤酒,一两把吉他。大伙一直唱到深夜。唱完自己写的歌就唱经典歌曲。但实际上这只是我自己的情景记忆幻象。新生代有他们自己的情景记忆。我有两个网球搭子,他们只爱纯粹的音乐——或强烈节奏或旋律动机或灵动或空虚构成的随机片段。这种方式,很自我。

小饭兄,你谈到几乎每个精神病患者都会问你同学“怎么考进北大的”,我也给你讲个故事。

那是一个阴翳的黄昏。深冬的欧洲,天色暗得特别早。下午四点钟的光景,晚霞金光从乌云背后射进湖里,几只白天鹅于水中姿态高贵地游弋。周遭的建筑物在暮色四合里一点一点地隐去,连同初来乍到的我一起,安然地被干净的夜浸染着……卡贝尔倏然亮起了一桥灯火,暖黄的光霎那间充满了往事的味道。我的心神像是被那光亮穿越了千百年的时空带到此地,失忆、失语,却心怀笃定的温柔,毫不慌张,唯有不舍——不舍离去。

琉森流年

云想霓裳

“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你必定是爱上他了。”黄永玉的句子蓦然闯入了我的内心。卢塞恩,我更钟意唤它“琉森”,像是一个诗意的表达:光华、澄澈、明媚、盎然、馥郁、斑斓、苍翠、葳蕤、典雅、清新……大唐才女上官婉儿曾有诗作“玳瑁凝春色,琉璃漾水波”。天下之美有大同,隔了山海万里,终究如艳遇般在审美的情绪里应了景。与琉森初逢匆匆,可缘分从来都是霸道的,情牵的瞬间,在意念中预见了重逢的喜悦。别后,岁月的齿轮亦是如常转动。

再见琉森,是早秋时节。寻一处湖畔的椅子,怡然而坐赏风景。琉森不是一个业力深厚的城市,没有伦敦巴黎那样扑面而来的人文气息。伦敦巴黎并非不好,那样从历史到时尚都丰饶得无以复加的城市,每一口呼吸每一个转角,都是佳片和名著的味道。

卡贝尔桥经年缀满鲜花,古老的木质纹理在阳光下厚朴而娇媚,微风一阵一阵地吹皱琉森湖水,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远处的雪山分明妖娆。瑞士之美总是精确、精致、精巧,寻常的山水之美颐养岁月风尘,瑞士的山水,美得能渡劫。

瓦格纳的劫,就是在琉森渡的。他与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爆出不伦之爱,在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亲自下场的包庇下,躲开红尘的追讨,于琉森湖畔迎来岁月静好。舆情也波澜不惊,琉森的万事万物经久安逸,美好中散发着神性,养不出八卦的乖戾和世俗热心。

又一年盛夏的琉森,周末的卡贝尔桥下是地摊集市。欧洲传统集市的中古味儿在暑热中渗出霉腐的气息,嘈嚷得有些搅碎了琉森完美的滤镜。怎料忽降的雷雨令集市生意作鸟兽散,琉森瞬时间清净了,如魔法般回到我最初印象里的模样,仿佛刚才的喧嚣景象是一场海市蜃楼。大雨将我赶进一家咖啡店,临窗小坐,一幅生动的童话场面呈现在眼前:明艳的彩虹挂在远处绿油油的山坡上,巧克力色的小房子一幢一幢错落有致。待彩虹灭去,晚霞开始登场,将云彩镶上金边,雪山顶被点染得锃亮,犹如希腊神话里的诸神之巅。

朱自清在他的《欧游杂记》里这样描述琉森:“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没有什么别的。”不止瓦格纳,托尔斯泰、毕加索、马克·吐温、雨果、歌德、尼采、贝多芬……都曾与琉森因缘际会过,人文流动,并没有给这座城刷下多少存在感,人们只记取了它的美。琉森是笼在人间的一团元气,凡人皆是过客,世事概为烟云,渺沧海之一粟,那些人那些事,终究只能散落在红尘结界之内。

琉森和我,似还相欠一季春天。

化身“墨块”,讲中国故事

崔莹

上世纪20年代,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六年的德国作家对这片土地怀抱深深的热爱。他“化身”成一块敏锐的墨条,穿梭于时光与记忆之间,或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这正是我眼前这本书的内容——库尔特·威斯,1929年出版的插画书《中国墨条》。

墨条描述笔筒上刻画的老虎和乌龟的故事: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伸出锋利的爪子按住乌龟的背,可乌龟泰然自若,将头和四肢缩进坚硬的壳里,让老虎无计可施。老虎自以为耐心非凡,在一旁守了三天三夜,乌龟却始终岿然不动。最终,老虎悻悻而去。这则寓言透露出中国古老的智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墨条出现在元代画家高克恭的桌子上。高克恭把它的脚轻轻蘸入冷水,在砚台上慢慢研磨。随后,他提起毛笔,画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竹子。画作完成后,高克恭和友人畅饮至酣。酒兴将尽时,他拿出一幅画卷,竟是7世纪中国画圣吴道子的杰作。墨条随吴道子的画穿越至唐朝,目睹了画圣画驴的传奇:某夜,吴道子投宿寺庙,却遭冷遇。气愤之下,他在庙院墙上画了一头驴。翌日清晨,和尚们发现这头驴竟然活了,并将院子踢得乱七八糟。和尚们连忙追赶吴道子,请求他回来擦去画作。吴道子提出条件:要用大轿将他抬回寺庙,并奉为上宾。

墨条介绍“万岁”一词的深意:并非指皇帝真的能活万年,而是一种祝愿。墨条感叹长江边的纤夫虽穷但怡然自得……除了生动的文字,《中国墨条》一书中也有作者威斯画的插画。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中国画卷尽收书中。

威斯是20世纪最多产、最具才华的儿童作家、插画师之一。他于1887年出生于德国明登。然而,他并未学习艺术,而是被送到汉堡学习进出口贸易。1909年,22岁的库尔特·威斯抵达中国。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他在中国旅行、经商,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随着一战的爆发,1914年,威斯被日本人俘虏,并移交给英国人。他作为战俘先在香港待了一年,又在澳大利亚待了四年。澳大利亚的风景和动物深深地打动了威斯,他在这里喜欢上了写作和画画。1919年,威斯带着满满的速写本回到德国。没多久,他于1923年前往巴西。1927年,威斯移民美国,后在美国的《科利尔周刊》工作。1929年,他的职业生涯全面开花。他为菲利克斯·萨尔腾的经典作品《小鹿斑比》绘制了插图,这本书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1929年,他首次作为作者出版了《袋鼠卡鲁》和《中国墨块》。他在1946年凭《你也可以写中文》获得了凯迪克荣誉奖。

1974年5月27日,库尔特·威斯在新泽西州金伍德镇的艾德尔去世,享年87岁。

故乡月 齐铁偕 诗书画

松暗风凉人未眠,
澄空万里敛霜烟。
难为月渡千江水,
不减清晖向我圆。

余家坡的年货

王成伟

进入腊月,湖北十堰余家坡的年货是荷塘边开始准备的,满满的中国年味。过了小年二十三,大爹便会吆喝上成年的兄弟和子侄们,把裤管卷到大腿根,赤着脚,刨起一筐又一筐胳膊粗的白嫩莲藕。我们一帮子侄在旁边拍掌、欢呼、装筐。等不及了,大人就用井水一洗,咔嚓掰断,分给我们一人半截,藕丝就像蜘蛛网一样缠绕了每个孩子的嘴。经验可得,莲藕生吃既脆又甜。家族里每家每户都会分上一大筐抬回家。等杀了年猪,配了肉骨头炖了汤,咕嘟咕嘟香飘满村,就是一个软糯美味的年。

腊月底,杀年猪是件大事。精心饲养了一年的猪到年底已经体肥膘壮等待出圈了。择个好日子,一大早就烧满一大腰盆开水,卸掉门板,三五壮汉合力抓捕,一阵嚎叫,村里最有名的杀猪匠刀法奇快,眨眼间就结束了猪的痛苦。大年三十儿贴春联和年画是必不可少的。还记得小学时成绩还不错,年年寒假的表彰大会上,学校都要奖励给我不少春联和年画,家里用不完,还要分送一些给邻居和亲戚。那时,年画是村里娃最初的美术启蒙。我常在大门前盘桓凝望,猜谜一样思忖秦叔宝、尉迟恭是何方神圣。有小伙伴曾悄悄告知,他们都是顶厉害的门神,半夜会跳下来斩妖除魔,门头正中那面镜子是照妖镜,夜里鬼怪来临时会发射金光保护主人全家。从此我对年画和那面与母亲卧室里一模一样的圆形梳妆镜多了一份神秘和敬畏。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电力紧缺,食用油也金贵。炸“炸货”是一项极其奢侈的年货,只有除夕之夜才可以难得豪放一次。妇人们一早就发酵好了面团,把硕大的案板擦得锃亮,晚上夜幕降临,把煤油灯拨到最亮,揉、切、搓、拧,倒入半锅油……很快,一条一条金黄喷香的油条就浮出锅面,在沸腾的油面欢快地翻滚,冒出滋滋诱人的声响。爷爷或父亲一边搂着膝上的孩子,一边添柴入灶,熊熊火光映照得他红光满面;奶奶或母亲在灶台谨慎地监控锅里炸货的色泽,其他亲人便围坐在水缸旁的火炉开怀地说笑。出锅的除了油条,还有香脆的麻花、麻叶,年景好时还有韭菜盒子,村里人统一叫“炸货”。当然,第一个出锅的炸货是要撕下一角扔进灶里敬奉灶王爷的,然后再撕下一角敬奉故去的先人,之后,孩子们才可以叫嚷着抢鲜品尝,最后才轮到故作镇定的大人们。

三十余年过去,余家坡的荷塘已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里永久地沉没在汉江河底,大爹、曾家爷爷、温家舅舅已逝,年轻健壮的小爹也进入暮年,年画逐渐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一代的孩子们从没看过杀年猪的场景……幸好那些年货都还留存在记忆里,定格在我今日的文字里,照耀着余生的每一个年。

十日谈

年货里的中华文化

责编:沈琦华

春节“申遗”成功了。今年我家决定将年夜饭改在家里操办。

2007年我在成都做音乐海选评委的时候,王铮亮进来亮嗓,技惊四座。我心血来潮想为难他一下,就问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也非常机灵,说:我就是我,我从音乐中来,想到高处去。后来,他发信息来揶揄我说:“现在每个关卡的保安都在问我,你当年问我的那三个问题。”

这个魔幻世界的扭曲与错位,一度也非常令我惊诧。但是却提醒了我:这个时代很真实地存在着,即便它那么不合理。精神病患者固然要关心怎么考进北大;而保安则可以促人奋进,思考人生本义。而我,只想多读几本有趣的书,多写点自我的音乐,告诫自己尽可以再“龟毛”一点,好保持与这时代的距离。

和目前冬季的气候相反,英格兰的夏天恐怕是我体验过的最好的季节,和这么美好的夏天倒不必保持距离。希望你明年有时间造访伦敦消暑。

顺祝安康!

黑楠